



正上英思盼
小園 房

安徽人民出版社

王二英思盼

(泗州戏)

周风云 唐永松 口 述

郭青傑 王滅星執筆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57年 合肥

王二英思盼
小 园 房

周鳳云 唐永松 口述
郭青傑 王濊星 执笔
王 考 千 整理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德縣門內德勝宮)

安徽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2号

地方国营合肥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安徽分店发行

書号：426·787×1092 純1/36· $\frac{8}{9}$ 印張·15千字

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九月合肥第一次印刷

統一書号：T10102·115 印數：1—1,570

定价：(7)0.10元

內 容 介 紹

王二英許配張廷秀為妻，張到南京趕考，一去三年，王二英想夫也想了三年。想的茶飯不思；想的四季顛倒；最后想的神智不清。撕了紅綾被，打了梨花鏡，把閨房弄得象个鷄窩。正在這時，丫環傳報姑爺回來了。她一喜之下，神智清醒過來。唱詞風趣動人。作者成功地運用了誇張的手法，細致地描繪了王二英思夫的心情，使人們被王二英的真摯愛情深深感動。

人 物 王二英

王二英（引）清晨喜鵲鬧簷前，
晚上灯花結瑞蓮；
夜夢一馬臨門至，
莫非二哥轉回还。

（白）奴，王二英，許配張廷秀为妻，尚未完
婚，他到南京赶考。一去三年，書也未捎，信也
未傳，思想起来叫我好不伤怀呀！

（唱）王二英高楼叹清孤，
思想起二哥奴丈夫；
南京赶考三年整，
一去三年音信无。

俺好比四月黃瓜單等架（諧“嫁”），
又好比磨大籬粗不見麩（諧“夫”）；
为什么乐陵小棗仁（諧“人”）不見！？
可憐俺竹子开花日漸枯（諧“見哭”）！
俺只說恩爱夫妻过到老，
怎料想我紅粉佳人守清孤！
我这里时刻想着你，

你难道夫妻情腸半点无？
王二英打坐高樓棚，
思想二哥奴相公，
你若南京得高中，
就應該報馬紛紛到家中；
如若是名落孫山外，
就應該回家伴我再用功。
难道你南京把親娶，
貪富貴忘了旧恩情。
莫非是你在外邊得了病，
爬也該爬到蘇州城。
你就是南京身亡故，
也應該給我托夢在三更。
或來不來給我个信，
免得我春盼到夏來秋盼到冬。
王二英悶悶悠悠坐綉閨，
閨閣蘭房獨傷悲，
悲傷不止流痛淚，
淚濕羅衣改顏色，
色改思君人消瘦，
瘦坏容顏粉面黑。
黑夜白天盼郎到，
到如今雁回人不同！
思想起，前三年，

送二哥，到花园，
近前抓着馬嚼子，
問俺二哥多啷回还！
我二哥，便开言：
“十日之內盼哥回还！”
回高楼，我一天想来兩天盼，
三天四天沒回还，
五天六天不見面，
七八九，我盼到十整天。
十个日子沒盼到，
头个年头盼夫还。
正月鑼鼓鬧声喧，
家家小女过新年；
人家有福把新年来过，
王二英无福过什么年。
王二英，淚漣漣，
盼二哥，不回还；
无人处掉下多少伤心淚，
二月二盼到三月三。
四月里，麦秀齐，
对对鴛鴦戏蓮池；
戏来戏去成双对，
我二英不如鳥欢喜。
王二英，苦悲啼，

叹二哥，步回迟；
无人处掉下多少伤心淚，
五月五盼到六月一。
七月里，立了秋，
对对宾鴻越南樓；
宾鴻不住呃啊叫，
叫得二英犯了愁。
王二英，淚交流，
盼二哥，不同头；
无人处流了多少伤心淚，
八月八盼到九月九。
十月里，立了冬，
老天爷一陣一陣刮寒风；
淅淅淅的下秋雨，
雨点无情淚有情；
請来巧手拙木匠，
那个死木匠打張牙床一头空。
套了三幅紅綾被，
半幅盖人半幅空。
西北风，冷清清，
身穿棉襖嫌天冷，
高楼冻坏王二英，
无奈我把丫环叫，
生个火爐烘一烘，

人人都說火爐子熱，
火爐子再熱也不抵相公，
眼前若有二哥在，
我不穿棉衣也能過寒冬。
用腳踏倒火爐子，
烤什麼烤來烘什麼烘！
王二英，淚雙傾，
盼丈夫，不回程；
無人處流下多少傷心淚，
十一月盼到臘月終。
十三個月，閏月年，
昭君娘娘和北番；
懷抱琵琶眼流淚，
放悲聲哭到雁門關。
頭一個年頭沒盼到，
第二年盼個顛倒顛：
正月里，掐櫻桃，長街去賣，
二月里，端陽節，家家戴艾；
三月里，重相會，牛郎織女，
四月里，下嚴霜，百草衰敗；
五月里，又到了，立冬數九，
六月里，下大雪，舖滿長街；
七月里，結琉璃，簷前高掛，
八月里，貼門神，放響炮，新年又來；

九月里，百草生，春风摆柳，
十月里，东风暖，桃杏花开；
十一月，换单衣，麦熟蚕老，
腊月里，入三伏，热死奴晒死奴，埋怨
声，卖扇子的，你个该死的，你咋不来！
第二个年头没盼到，
再盼一年够三年。
正月熬到二月天，
三月打卦问灵先，
先生到說四月至，
为什么五月六月不同还？
七八月里人不到，
从九月又盼到十月天；
十一月盼郎郎不到，
盼到腊月又一年。
王二英，淚漣漣，
出綉閨，到街前；
只因为先生打卦不灵驗，
俺再到城隍庙里求求签。
进庙門，跪平川，
城隍老爷听我言：
俺二哥若来发上上，
俺二哥不来发下千；
連討三千是上上，

倒叫二姐心喜欢。
再討三千是下下，
惹的二姐不耐煩。
我掙了签，撒了签，
为什么問卜、求神不灵驗！
不磕头，离平川，
回高楼，淚不乾；
我二英盤腿地下坐，
头上拔下小金簪；
一卦不灵再算一卦，
金簪划圈把課来占。
我二哥回来圈成双，
若不同来划成單；
大圈划左边，
小圈划右边，
大小圈儿划滿地，
一个一个数圈圈。
哟！大圈我划了六十整，
小圈划了七十三；
六十整、七十三，
共总一百三十三。
天哪，为什么不成双来偏成單？
我掙了簪，蹉了圈，
为什么打卦、討签、划圈不灵驗！

王二英，心如麻，有算盤，
拿过算盤来磕打，
打打二哥几时回家。
先打一个小九九，
后打归法和乘法，
打上五五二十五，
添上二九一十八，
打个三八二十四，
五六三十沒見他。
算盤打了好几遍，
沒見二哥在哪咯！
算盤打不着我二哥，
要你這蠢物东西做什么？
算盤摔在平川地，
上前再用脚来踏。
王二姐，淚兩行，
抹下金簪来划牆；
俺二哥一天不来划一道，
兩天不来划一双；
划一道来划一双，
三間高楼划滿了牆；
要不是爹娘管住俺，
起高楼划到大門旁。
划牆划的金釵短，

搯指搯的十指伤。
朝也思来暮也想，
王二英得病高楼上。
一頓吃不下半碗飯，
兩頓喝不了一碗湯；
一步走不了半磚地，
兩步还在磚当央。
走不动，手扶牆，
病得我眼发花来心发慌。
悽悽慘慘回房去，
入臥房，又好象入了鬼門关上。
和衣靠在牙床上，
脫掉花花鞋一双，
一丢丢在踏板上，
呀，一隻合来一隻仰，
合的它說二哥到，
仰的說：二哥还在半路上。
唉，也是我思夫糊涂了，
花鞋沒嘴它怎开腔？
床上臥，幽夢多，
夢見赶考奴的二哥；
夢見二哥回家轉，
又来了丫环对我学。
王二姐一听心欢喜，

顧不得梳頭迎哥哥，
攜手攬腕把樓上，
搬張椅子哥坐坐！
叫聲二哥你且坐，
我到廚房收拾鍋，
刷上小鍋炒上菜，
刷上大鍋烙饅饅。
葷菜收拾七八碗，
饅饅烙了二十多，
你走后，我一頓吃不了半碗飯，
今天呀，我吃饅饅，不吃十個也得八個！
我把飯菜來擺好，
盞筷就在兩邊攔，
叫聲二哥請吃酒，
二英陪你把話說，
二哥呀，你到南京去趕考，
為什麼連個書信也不給我？
可憐我，夜夜盼到金鷄啼，
天天盼到太陽落；
眼淚拌飯吞不下，
容顏消瘦為誰個！？
二哥呀，不是我有意埋怨你，
你想想，我三年的苦處對誰說！？

（白）噢，你怎麼不講話呀？

（唱）既回来就該把話講，
为什么皺着眉头不理我？
老爹爹待你虽不好，
我二英待你并不薄。
正是俺訴不尽心腹苦，
呀，只觉得小小的狸貓鑽被窩。
小狸貓，你真大胆，
惊醒我好夢找不着；
越想越惱越生气，
連貓夾被猛抱着，
照着床下摔了去，
把我閃倒地平坡。
揉揉眼睛定神看，
唉，哪里有我的二哥哥？
双手抱起紅綾被，
气的二英战哆嗦；
光有被子无人盖，
要你这廢物东西做什么？
王二英撕了紅綾被，
低下头来暗琢磨；
我把被子来撕破，
二哥回来盖什么！？
咳，要是二哥回家轉，
买二斤絲棉套一个。

我二英撕了紅綾被，
又只見，綉花枕头床上攔，
眼前沒有二哥在，
要你這廢物東西做什么？
有把快剪拿在手，
刺拉拉，我把枕头豁！
我把綉枕來豁破，
娘吔，俺二哥回來枕什么？
噯！單等二哥回家轉，
我再扯紅綾綉兩個。
破枕拋在幃屏上，
抬頭看鏡子就在抽屜桌，
忙把鏡子拿在手，
叫聲鏡子你听着：
你若能照着二哥面，
我請來能工巧匠把你磨；
我照着鏡子里頭看，
鏡子里站着一個瘋老婆；
要照你照個男子漢，
你照個瘋老婆子干什么？！
我這裡抿嘴她那里笑，
我這裡生氣她把咀嚙。
我為二哥生的氣，
你為何人把咀嚙！？

鏡子照了好几遍，
照不着我的二哥哥。
鏡子照不着二哥的面，
要你个蠢物东西做什么！
咣唧唧摔碎梨花鏡，
有一个鏡架懷抱着，
順樓門拋下鏡架子，
一回手撕了門帘三尺多，
滿把抓住官粉撒，
一回手扳了胭脂盒，
象牙梳子啪啪擡，
紅頭繩子撕成窩。
見了粉蛋子用脚踩，
桂花頭油滿地潑，
梳裝盒子摔掉了底，
白玉金簪落平坡，
王二姐越摔越打越惱怒，

（內白）小姐，小姐，快請下樓吧……

（唱）又听得丫環樓下把話說。

（白）丫環，你請我干什么？

（內白）二相公趕考得中，他……他回來啦！

（白）真的嗎！

（內白）真回來啦，現在花園等着你呢！

（白）說我就來！